

野人記第九篇

寶窟生還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野 人 記 第 九 篇

寶窟生還記

E. R. Burroughs 著
吳衡之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第一回 金毛獅

第二回 訓獸

第三回 神祕的會議

第四回 荒林人迹

第五回 致命傷

第六回 生死關頭

第七回 活祭

第八回 詭計

第九回 死鏃

第十回 離奇變幻

第十一回 異香

第十二回 金磚

第十三回 怪異的平台

第十四回 恐怖之室

第十五回 血圖

第十六回 金剛鑽窟

第十七回 火刑

第十八回 離迹

第十九回 相殘

第二十回 死回

第二十一回 終身監禁

野人記
第九篇 寶窟生還記

第一回 金毛獅

母獅賽婆哺乳她的兒子——蹣成一個毛團兒，像那金錢豹司打一樣。在她做窠的石洞面前，側身躺在和暖的太陽心裏，眼睛半開半閉的防備着。起初本有三個這樣的小毛團——兩女一男——他們的爹娘賽婆和奴邁，有了這一羣的兒女，深自驕矜，以為幸福的了。怎奈捕獵不多。母獅失於滋養，乳液短少就不能夠好好地哺養牠三個狼吞虎咽的兒女。再加上一場寒雨下來，那一羣兒女生起病來了。只有那個最強壯的保存牠的性命，但那兩個女的，因此就死了。賽婆見了，少不得傷心哀慟起來。在那可憐的滿沾污泥的毛片身邊號啕聲嘶不住的拿她鼻子來嗅，要喚醒他們一睡不覺的長眠。結果還是放棄她的努力了。那時候她整個野性的心窩，滿填了憂慮，專注在那留給她的小兒子身上。所以那母獅比平常更加警備了。

那雄獅奴邁，前兩夜走出捕獵，得着一隻牲口，拖回他們的窠裏來，昨夜他又出去了，沒有回來。賽婆睡眼矇矓，方在想着那肥美的羚羊華比，在這個時候，也許她的丈夫拖着，經過那纏繞的草林。不然，那花驢子柏戈，被他拖着也說不定，那花驢子爲同類中最可愛的——汁肉充滿，脂膏豐美的柏戈。賽婆想到這個上頭，由不得饒涎垂流吻外了。

哎！這是什麼；一種微微的聲音，送到她的靈敏的耳邊，她就昂頭聳耳的左右傾聽，那驚擾她的極微的聲音。她的鼻子仰向空中嗅着。原來是一陣風似的，不知什麼東西，從她所聽見聲浪那方向移向她這邊來，還聽見這種音量，微微地增高，使她知道作這聲浪的東西，正在走近她的地方。當那東西漸近的時候，那母獅的神經刺激甚，更加膽怯，調轉胸腹，拔下乳頭，停止她的喂哺了。那小獅忽被停哺，輕輕地發作憤怒的聲，嗚嗚不休。直等到母獅發很低的聲音抱怨牠，纔不敢做聲，站在她的身邊。先向她望望，再向她眼光注視的那方面望去；仰起他的小頭兒，先歪向這一邊，再歪向那一邊。

原來母獅所聽見的聲音，明明是一種驚駭的性質——雖然不曉得的確，終是表示一種不安甯的東西——是否凶兆，卻不能確定。也許是她的丈夫回來的動靜。但是不像獅子行動，或拖拉重

物的響聲。她就看一看她的兒子，同時發出一種哀怨的聲音，時刻懷着有危險嚇她兒子的念頭，在那裏保護着——她的小家庭中，最末後的一個，就是牠了。

一霎時間，一陣風將那穿過草林向她那邊拖來的東西的氣味送到她的鼻端，立刻那受驚擾的慈母的臉，一變而為張牙怒目，猙獰可怕的面具。因那穿過草林，送到她鼻中的氣味，就是那可惡的人味。那末，她就爬起來，放平她的頭，用勁抽起她的盤旋的尾巴。就用那野獸交相達意的奇法，教她的兒子臥在原處，不可走動，等她回來。那末，他就悄悄地趕快奔去抵禦外侮了。

那小獅起先聽見牠母親所聽見的聲音，現在又聞見人的氣味——一種從未觸過牠鼻端的氣味，也是新曉得仇敵的氣味——因此引起反動性了。立刻豎起牠背上的毛，張開牠的牙齒，和父母的反動態度同一模樣。當那母獅急急地走入小叢林裏的時候，那小獅因為不能曉悟她的吩咐，竟跟着她的尾後，依牠那幼稚狀態搖搖，與牠那前部的莊嚴相形起來，令人噴飯；但那母獅只顧眼前，不知道小獅跟在牠的尾後。

原來在他們倆的面前，有一個叢林，稠密得很，約計百碼之深，曾經他們鑽來鑽去，擦成一條隧道式的小路，穿過草林，通到他們的窠窟；其中有一塊小小的空地，被那野獸走成了路徑。那空地的

兩頭，一爲出林的路，一爲進林的路。當賽婆到那空地的時候，她看見很明白她所畏怕和嫌惡的東西，在那裏頭。這不是有人來捕獵牠們又是什麼呢？若是平時沒有人近牠的身邊，使她的兒子受危險，她就讓他安靜地過去；或在沒有兒子的時候，她一見有人前來的意思，她就會走避了。但是今兒母獅的神經受了刺激，膽量薄弱——因爲她單存一個兒子，大起恐慌——慈母天性，在這個單獨兒子身上，愛護的心較平時增加三倍——那麼不等到那人侵害她的兒子的時候，反而上前迎敵，預行阻止了。好個溫和的慈母，立刻變作殘害可怕的動物了。她的腦筋上祇抱着一個殺戮的觀念。

她在這個曠地邊上，一刻都不遲疑，又不發出一點警告，竟向那個黑勇士方面撲將下來，捷如飛箭一般。那黑勇士起初聽得在他二十里路內有個獅子的消息，很爲兇猛，那曉得首先報告的就是這個獅子出現。那黑勇士並非有意搜獵獅子。他若曉得有獅子近在左右，他一定能遠避他了。目前如有能避奔避的地方，他也就會奔避了。怎奈離他最近的樹木，都是遠過那獅子所在的地方。若是向那樹木裏走去，不到四分之一之遠，那獅子就能趕追上他了。現在別無希望，祇有一事可行。當那母獅幾乎要撲殺他的時候，他卻看見那獅背後有一個小獅。那黑勇士手執重矛，隨將右手持矛向後遠退。卽在那母獅起身抓那勇士，張開大牙，幾乎要向那勇士的頭面合將下來的時候，向她一擲，

那矛就貫穿了母獅的野蠻的心窩，她就向後一倒，她的肌筋抽搐了幾下，就一命嗚呼了。

這孤苦的小獸，在二十尺以外站住，圓睜怪眼，思量牠有生以來的第一件不幸的事。牠想走近牠的母親，但覺着一股的人氣，自然的股栗起來，止住腳步不敢前進了。正在這個當兒，牠發出一種哀鳴，照例牠的母親聽着就立刻跑近牠；但是這一回她不來了——甚至站起身來一回顧牠也沒有了。牠懷疑着——牠沒有法子了解這個意思。牠接連的哭着，覺得這個時候愈加悲哀，愈加沈寂。逐漸的牠移近牠的母親。牠看見死在牠母親手上的怪物沒有了動彈。停了一會，牠覺着沒有多麼的害怕，所以最後牠鼓着一股勇氣跑近牠的母親身旁，把鼻來嗅她。牠仍舊發出哀慘的音來，逗引牠的母親，但是她沒有回答了。最後牠覺着這事定有蹊蹺——牠的溫和慈愛的母親，已是今非昔比了——她已化爲異物了。但牠依舊偎倚着，嗚嗚的哭着，直至睡覺方休，兀自蹲伏在牠母親遺骸的旁邊。

這個就是當時太山找着牠的情形——太山和他的夫人琴痕他們的兒子劇克，從柏婁塘的神祕的地方歸來，這個地方就是那兩個男子打救琴痕格萊登的所在。這小獸聽見他們行近的聲響，把眼睛張開，站立起來低垂兩耳，向他們狺狺的吼，一面倚靠着牠長眠的母親。太山看了牠便笑

起來。說道：「好勇敢的小鬼頭啊！」他口裏贊着，只把眼一瞧，這齣悲劇的情節，已經看出十二分了。他行近滿嘴涎沫的小獸前，祇望牠回身跑掉了；誰知牠不幹這樣的一回事，反而吼得比前更狂暴。牠站住伸手拿牠的時候，卻要擊中他的手。琴痕叫道：「恁地勇敢的小傢伙啊！可憐的小孤兒呀！」

劇克道：「牠就要變成成功一隻大獅了。不然，倘使牠的母親沒有死掉，牠是很可以有爲的。看牠的背脊，和矛槍一樣，又強勁，又正直。太傷了這個畜生。眼見活不久了。」太山答道：「牠不見得一定會死的。」

劇克道：「這裏牠沒有多麼的希望——牠還要喝兩個月的乳，你們那一個替牠找去？」太山回答道：「讓我去找來。」

劇克道：「你要收養他嗎？」太山點點頭，劇克對琴痕笑着，並且贊道：「那就好。」

琴痕也笑道：「灰石爵士，做了奴邁兒子的養母了。」

太山與他們一起笑着，但他不停的注意這小畜生。剎時間，就跑出來抓住小獅頸圍的毛，把小獅拿住然後輕輕的拍着牠，用着沈重的啞唔的音調對着牠說話。旁人沒有知道他說的什麼；不過也許這小獸實在說過的，因為牠停止了掙扎，也不再要抓他的，或咬他的撫弄自己的手了。末了，他舉起牠，放牠在自己胸前。這回牠好像沒有害怕了，就是牠以前厭惡的人氣，現時很接近的，也沒有張牙舞爪了。琴痕叫道：「你怎樣弄的？」

太山把他廣闊的肩膊聳着，說道：「你們的同類不會怕你；

這個實在是我的同類，好比你們一般，也來和我扳談。我向牠們顯出交情，牠們就此見了我也不會害怕，這個就是其中的緣故了。就是這個小鬼頭，牠好像也懂這個道理，不是的嗎？」劇克說道：「我從來不懂這一回事，我意對付非洲的走獸，我比你老練得多，可是管束牠們的力量，我一點沒有，就是好比你有的見識，我也不着絲毫。那是甚麼緣故呢？」太山道：「世上只有人猿太山一人。」說時向着他的兒子吃吃的笑，卻是笑中夾着一點的驕傲。太山又說道：「須知我是野獸生的，野獸養的，或者我的兩親果然是人猿也未可知，喀喇常常執定他是人猿，這是你知道的。」琴痕嘆道：「約翰你怎麼能够完全曉得你的父親母親是誰咧？」太山嚴正的看着他的兒子，用着一隻眼睛。「你的母親從來不要看起人猿優美的性格。隨便那一個也差不多知道她不歡喜別人家提起和人猿相配的事情的。」

「約翰格萊登，以後我再不願和你講話了，倘然你依舊要說出這件醜事出來，我替你羞慚。這真是壞透了，你是個不長進的野人，不去想想法子將來你也能够變成一個人猿了。」

打從柏婁塘來的遙遠的路程，將次告終了。在這個星期之內，他們當要依舊在他們舊時鄉井的地方。這裏經過德國人的蹂躪之後，是否還有什麼東西贖下來，也是一個問題，米倉和外舍都燒

得乾淨了，屋子的裏面，一部份已經破壞了。灰石家的誠實的土生僕役，姓華沙里的，其中沒有被哈門福力司士克尼達的兵士殺死的，都振作精神聚集起來，跑去求英國人收留他們，任隨英國人的差遣，胡亂做點工作，過過日子。這許多的事情，太山起程去找琴痕夫人的時候，已經知道的。但是他的能征慣戰的華沙里人，到底有多少遺下來；他偌大的產業，到底還有甚麼散失沒有；那是他沒有曉得的。也不定是游牧的土人，或是阿刺伯販奴爲業的搶家掠戶的強徒，繼續那匈人的後塵，把殘餘的一起掃光。還有這座叢林，也總是完全掃得干干淨淨，恢復他的本來面目，蓋住牠的遺蹟，在平蕪滋蔓的當中，埋沒着人類草創經營的痕迹。

太山自從收養小奴邁之後，就忙着去打算他螟蛉子的糧草來養活牠，因爲這小獸，必須得着存活的東西，而存活的東西，除了乳之外，似乎沒有別樣的替代品了。獅乳是不必問的，不過他們這時雖然住在人煙較盛的地方，四週的鄉村，却也不少。林子大王是四下都聞名，爲人懾服，受人尊敬。故此這日下午，他發覺小獅之後，太山便跑到一個鄉村去，尋覓飼養小獸的東西。

起初，鄉村上的人面含怒色，全不理睬他。大凡白色種人經過這個地方，不帶大幫的護從，便不能得到他們的重視。——因爲不帶着護從，這些外來的客人，顯然便是沒有帶來孝敬他們的東西。

并且他們一定想望的飯食，也沒有甚麼東西能够把來做答謝，倘使他們起意去尋事，那就連性命也難保了。這些土人，看來雖則是漠不關心的模樣，可是他們卻很留心着。這幾個白色種人穿戴着希奇古怪，他們都怪叫起來。他們眼中只見赤着膊和自已沒有什麼分別，背着的火器，也是一樣，只有年紀較輕的那一個人，託着一管來福鎗的與衆不同，他們三人盡打扮作柏婁塘的裝束，又古老，又野蠻，簡單黑人的眼中，是完全沒有見過的。

太山一入村子便問他們道：「你們的首領在那兒？」四週圍着婦人呀，小孩子呀，頓時便狺狺的向人狗叫似的叫起來。木屋的旁邊，太陽照不到的地方，躺着幾個戰士。聽見了，立刻都站起來跑到太山跟前。答道：「首領正睡着，你是甚麼人來打擾他？你要什麼東西？」太山說道：「我要和你們的首領講話，你去喚他來！」戰士圓睜怪眼瞧着他，停了一會忍不住笑起來。「把首領定要找來與他咧」他對他的同伴說着，然後放聲大笑，把大腿辟辟迫迫的拍，又拿手肘來輕輕的觸着近他身旁的那一個。太山繼續說道：「對他說，太山要和他說話。」他們聽了太山的大名，神氣就立刻變換轉來。他們退了幾步，笑也不再笑了，他們的眼睛，張到十二分大而且很圓。這個笑聲最大的，忽然也肅靜了。並且喊道：「拿毯子來請太山坐，我們去喚首領愛文格來。」說罷，借勢飛開兩腿，拚命的跑

去，彷彿得着嚴重的命令，不趕快去，生怕觸犯了他。

這個時候，就是沒有護從，沒有禮物，連什麼東西也沒有，不覺得有什麼分別了。鄉下的人，大家都來獻殷勤，你擠我，我擠你。沒有等到首領出來，他們已經送禮的送禮，送飯的送飯。在這個當兒，首領愛文格來了。他的年紀很大，就是太山，沒有出世之前，他已經坐着第一把交椅了。他的態度尊嚴，問候客人的禮貌，仿佛大人物彼此致意一般。他的心中，覺着林子大王來光顧他們的鄉村。委實非常快活。

一到太山將來意說明，并把小獸遍示他們之後，愛文格鄭重的對他說，若是太山住在這裏一天，他當預備一天的乳，聽憑太山使用——熱氣騰騰的剛從首領家裏的羊掙下來的乳。他們這樣一面阿諛逢迎着，太山的銳眼，已把那村中的形形色色，和牠的人民，瞧了記在心頭。在這個當兒，滿街滿屋都是許多的狗，四圍亂竄着，他們附近一隻很大的母狗。這只母狗的乳囊充滿着乳，太山一眼瞧見，心中便生下一計來。他伸出拇指來指着那個獸，向愛文格道：「我要把牠買下來。」首領回答說：「牠是你的，用不着討價錢。牠產後兩天了，昨天晚上，牠的小狗在窠裏給蛇偷去了，倘然你是要的，隨你要多少，肥的瘦的都送給你。但是我曉得這一隻是不中吃的。」太山道：「我不是要吃牠。」

我帶牠回去，好歹供給小獸的乳。牠已經拿來與我沒有？」幾個後生，隨後把這狗捉住，用繩繫着牠的頸項，拖牠到猿人的跟前。這狗當初害怕，彷彿和獅子一個模樣，爲着汰蠻甘尼的氣味是和黑人的不相同，所以牠吠着嚙着牠的新主人。不過他到底懷柔了牠，所以他輕輕的把手來撫牠的頭時，牠就寧息着躺在他的身旁。若是要這獅靠近那狗的身旁，那末，是另外一個問題了。因爲獅和狗的氣味，彼此也要害怕的，彼此不能夠融洽的。獅呢，吼着，口角流着涎；狗呢，張牙舞爪，狺狺的吠着。那就要耐心，無限的耐心。不過到了後來，這件事成功了，狗母居然哺獅兒了。這天然的疑心，到底被飢餓克服了。太山堅決仁慈的態度，終究能夠得到那狗的信任心。

當天晚上太山把狗縛在他住的屋子裏，一夜裏他叫牠躺下身體兩回飼那小獸。到了第二天他們就向愛文格和他的鄉人告辭了起程回家，旁邊跟着那狗慢慢的走，頸上仍舊是一條皮帶縛着，那小獸墊伏在太山的臂膀中間，有的時候，把牠裝入布囊裏，搭在肩上。他們叫這獅做閻婆伽，這個名目，照柏婁塘的土話，就是金毛獅的意思，爲着牠的毛色是金黃的。牠一天比一天的和牠的養母，以及他們親密起來。到後來母子兩個，好比親生骨肉一般的看待。那隻狗，他們叫牠做撒鴉，就是女子的意思。不上兩天，他們就把牠的皮帶解了，穿林過木，牠也很願意的跟着他們走。就是到後來，

牠從沒有想到撇開他們：他們三人之中隨便那一個不在牠的跟前，牠就覺着不快活了。

時候到了，他們捕獵的勾當，應該跑出林外，到那漠漠無垠的平原的盡頭。這裏是他們的從前的家鄉，他們三人都在那裏發揚蹈厲着，雖則各人的心中，都懷着啞謎，未知是吉是凶，但是未有一個說出半句話來。他們找得的什麼呢？除了猿人第一遭同他的新人跑到這裏，所幹的闢土萊，剪茅茨，依樣畫葫蘆之外，他們找得的什麼呢？後來他們居然從濃綠的林中走將出來，放眼望着一片平原，在隱隱約約的地方，看見那屋角牆陰，在林木叢中，槎枒樹裏。這個就是遺下來點綴風光的了。

「看呀！琴痕夫人喊道：『牠在那兒——牠仍舊在那兒！』劇克問道：『離此不遠，那在左邊的是什麼東西？』太山答道：『這是個土人的房子。』琴痕又高聲說道：『這個田是不時的開墾着。』太山道：『還有許多的外舍，都重新建造了。這個只合着一個表示，就是華沙里的人都出征回來了。我忠誠的華沙里人呀，甸人破壞的東西，他們都恢復完好，他們正在候我們歸來咧。』」

第二回 訓獸

人猿太山，琴痕格萊登，與劇克，在外面經過了好久時候，現在重回來了。又添了閨婆伽這個金毛獅，和撒鴉這個母狗。這裏去伺候他們，歡迎他們的第一個人，就是老杏浮勞，是華禪布的父親，他忠心的來保護太山的妻小家室。

「哎唷！巴文那，哦。」這忠心的黑人喊着：「我的老眼瞧見你覺着光明起來。你去了之後，不曉得過了多少年數了。但是許多人疑着你是要回來的，老杏浮勞曉得天下之大，卻是沒有一樣東西能够阻止他主人的。所以他也曉得他的主人定要回到他疼愛的家鄉，和忠誠的華沙里人守候他來的地方。但是她呢，我們悲傷着當作她已經死掉了，不意竟會一淘回轉來。今天晚上，華沙里的屋裏，應該怎麼樣快活一番，讓這個地上震驚着我們戰士跳舞的足音，天上響亮他們妻子的歡聲，因為在世上，他們最疼愛的那三個人回到他們這裏。」

華沙里的屋子裏，委實快活得很。並且不是一夜的快活就完了，他們接一連二的，天天晚上，跳舞快活着，直至太山禁阻他們。此後太山和他的家人，方纔得着幾個時辰沒有被人覺醒的睡眠。忠實的華沙里人，於是跟着那個英國的頭目名卓非士的，把太山的馬廐，獸圈，耳房和土屋，都完全重新構造，而且把屋子裏面的一切都整頓過。所以凡有的外觀，比之日耳曼人未侵入之前，沒有絲